



赵月斌作品集·小说卷

雨天的九个错误

【上卷】

追念一九四九

寻父记

哑巴歌手

狂犬日记

关于合欢的三种说法

【下卷】

羊皮记

一九六〇年的月饼

硬币项链

十年怀胎

谁是秃子

雨天的九个错误

在深夜操行

【卷外】

真相·假相·迷宫·乌托邦

我的藏身之处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雨天的九个错误

赵月斌作品集·小说卷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雨天的九个错误 / 赵月斌 著. -- 青岛 :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670-0523-5

I. ①雨… II. ①赵…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313547号

出品统筹 臧 杰

责任编辑 郑雪姣

特约编辑 冷 艳

装帧设计 良友创库 · 李欣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

本社网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邮箱 chsbg@ouc.edu.cn

策 划 青岛日报报业集团良友书坊 青岛市太平路33号

联系信箱 liangyoubooks@126.com

印 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

字 数 160千

印 张 8

定 价 29.00元

序



赵月斌的小说许多人还有些陌生，因为他是以一个犀利的青年批评家的面貌为人注意的。但是他的这部小说集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同时又引人思索：何以走入文学批评的深部、想象的深部？

理性是否构成感性的伤害？这是人们在写作学中争论过的问题。看了月斌的小说，也许我们就会觉得理性对于虚构的牵引和襄助。具备强大的理性思维是美好虚构的重要条件，而不一定是某种遏制力和破坏力。相反，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小说故事，却常常是缺乏理性的放纵和衍生，是因此而出现的相当轻浮的文字。

月斌的这些作品呈现出浪漫的想象力，以及一个白日梦者纵横交织的思绪特征。他在人的来路与去路、可能与极限、幻觉与现实之间，小心翼翼又稍嫌莽撞地来回探究。其中既有一些芜杂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又有大胆假设般的异样描述。他比一般的讲述虚构故事的人有更大的勇气和耐心，所以极不

满足于平庸的模式。

对比人们常常引以为傲的山东文学传统，月斌似乎多出了一些什么。他这里虽然仍旧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但实验性却大大地加强了。异质的楔入，不安的尝试，犹豫的情状，都在他的文字中形成了特别的品貌和气象。

从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勤奋阅读。数字时代的信息接受成为每一个嗜读者搬山似的苦役。这里的选择就成了至关重要的。月斌显然是一个不曾例外的嗜读者，但他似乎自有坚定的主意。

他还如此年轻。拉美作家略萨谈到年轻人的创作时说过一句直截了当和一针见血的话，这在我们这个泥沙俱下的写作时期尤其重要。他说：当一个年轻人投入文学工作时，首先要想好是要当一个好作家，还是当一个坏作家。这句话让许多人难以理解，认为既然写作，就没有人想当一个坏的作家。

其实不然。严格对待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始终怀抱追求真理的热情，这样的人会很多吗？

如果从事写作却又不能如此，那就是不想当一个好作家。

令人高兴的是，月斌是最可以期待的年轻一代——那就让我们的期待从本次阅读开始吧。

2013年5月30日

『目录』

contents

【上卷】

追念一九四九 03

寻父记 19

哑巴歌手 28

狂犬日记 41

寻找公主白雪 60

关于合欢的三种说法 85

【下卷】

羊皮记 99

一九六〇年的月饼 137

硬币项链 150

十年怀胎 158

谁是秃子 176

雨天的九个错误 211

在深夜裸行 221

【卷外】

真相·假相·迷宫·乌托邦 233

我的藏身之处 245

后记 248

上卷

追念一九四九

寻父记

哑巴歌手

狂犬日记

寻找公主白雪

关于合欢的三种说法

追念一九〇九

我已记不清那是一九〇九年了。

我只记得，那时人们大都在谈论一个叫北平的地方，有人从那儿神秘地归来，还有人继续狂热地往那儿去。

我只能想象北平是什么样子，在我的想象中，北平就像我从来没见过面的父亲，遥远而又虚无，让我永远无法亲近。

……每天早上，我踩着嘎嘎作响的竹梯，提着马桶下了楼，就得赶快洗净手脸，用盐水漱了口，随母亲进入正室——这间屋子从没打扫过，桌椅、地面和墙壁都吸足了灰尘，像下着一场无度的灰雪。推开房门，只有一行脚窝是清晰可鉴的，那是我和母亲恪遵的足迹。母亲手捂胸口，低着头，踏着原有的脚窝，挪出七步，到了堂屋正中，站稳了，道一个万福，走向左侧的太师椅，斜签着坐了，这才抬头看我一眼，我方才踩着母亲的脚印，也走出七步，稍向右侧上首跪下，

朝那儿叩了头，再起身向母亲打恭，母亲正色道：“好，开始吧。”我即袖手而立，仰观中堂，诵读父亲题撰的《示子》之诗，等念完了，我深鞠一躬，也不抬头，后退至门口，才转身跨出门槛，到院中随意走走。直到该吃饭了，母亲才从正室出来，我的八个脚印重又被她覆盖，所以，那里真正属于我的痕迹实际只有五处：我用两个膝盖、两只手掌和额头擦掉了地上的尘埃，露出了红木地板质地细腻的纹路。

如果母亲在正室待的时间能尽量长一些，哪怕我饿一会儿肚子也好，因为一吃完饭，我就不得不坐在小书房里，一遍遍临写父亲的那首《示子》诗。整整一上午，母亲都在一边坐着，为我研墨、扯纸，不时指出哪一个字哪一笔还不太准确。直到将近正午，母亲才会说：“好了，给你父亲上香去吧。”我便登上竹梯，上了二楼，跪在阳台的香案后，朝南方磕头。

正午是上香的时间。其实我只要上了二楼就行了，母亲说她是女人，没有祭拜的资格，她从未到楼上来过，我在上面干什么她是不知道的。不过从记事起，我一直都遵从着母亲的意旨，每天都严格例行跪拜大礼。直到我十六岁那年，也就是一九〇九年，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个紫衣女孩，上香的仪礼才逐渐荒疏下来。

实际上，每天上香并没有培养出我对父亲的虔敬。香案上连牌位都没有，母亲甚至连父亲的名字都没说清。我跪在那儿，无非是对着天空发发呆，看看太阳。最初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后来，我就能满不在乎地盯着它了。有时我好像看到太阳表面会出现黑点，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太阳在一点点向西移动。到十六岁时，我的视觉已经非常敏锐，只要天气晴朗，透过阁楼的北窗，我能看清村外农田里庄稼人的表情，我甚至能通过他们的口形，分辨出他们谈话的内容。也就是从他们的嘴里，我看到了两个频繁出现的字：北平。我惊异

地发现，这两个字眼如此多姿多彩，像一只变色蝴蝶，在麦地上空恣肆飞扬。

想到北平，想到父亲，我不知哪一个更为真实。

我已记不清那是一九〇九年了。

给父亲上过香，下楼吃了午饭，再回到楼上，整整一下午，我都得待在二楼大书房，阅读父亲卷帙浩繁的藏书，直到母亲在下面叫：“吃晚饭了。”我才能再次来到楼下。晚饭后我要到小书房，向母亲禀告当天的读书进程，背诵一遍父亲的《示子》诗，才能上楼歇息。下午和夜间，那架通向二楼的竹梯是要撤掉的，除了大书房，再也没有别的去处，我只能面对一卷孤零零的书。我已经习惯了，习惯了一个人，习惯了拥书而眠，因为这些不知底细的藏书，有时倒也觉得，那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好像就在身边。随着年龄的增加，教我识文习字的母亲反离我越来越远了，我以为她早已随我的父亲去了，留下的只是一帧母亲的绣像。

十六岁以前，我的全部记忆就是大书房和小书房，除了书中人物，除了父亲，除了我自己，我接触过的人只有母亲。我最大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院内，除了墙外几棵高大的老槐树和老桑树，我没想到外面还会有别的什么，我甚至从来没注意过，我家的大门在哪儿，当然也从未想过走出家门。我总以为我就该是这样活着的，母亲也说：“你父亲已经走了，在他回来之前，你出去凶多吉少。”

直到那年夏天，我知道了北平，意识到北平的重要，在一天晚上，背完了父亲的《示子》诗，我才壮着胆子问母亲：“父亲是不是去了北平？”

母亲脸上陡然变色：“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

道北平？你怎么知道北平的？你开那个石匣了？你开那个石匣了吗？”我没料到母亲会这样惊慌，我不知是北平本身太危险，还是那个石匣暗含隐情？

在我不甚懂事时，阳台的香案上就摆着一个石匣，我还以为，每天就是向那个石匣跪拜的，或许那里面住着父亲的灵魂。那个石匣是父亲留下来的，母亲说，是父亲为我留下的。那石匣里藏了什么？我常常胡乱猜想，父亲用一个石匣延续了他的存在。母亲早就说：“那个石匣是不能打开的。除非你父亲已经死了。”我们都无法证实父亲是死是活，那个石匣就只能供着。

“要是你父亲在……”母亲时常这样说。要是父亲在，我会怎样？我就不必成天待在家里，就能和乡间那些孩子一样，到处疯跑，高兴了，甚至能偷偷去一趟北平。可是父亲不在，我就要在这儿守着，等着，好像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会突然回来。

自从偶然发现了北窗的奥秘，我开始频繁地爬上阁楼，痴迷地趴在窗口，让我兴奋不已的是，在那些顺风而去的闲言淡语中，说不定就有关于父亲的消息。麦收过后，我注意到那些拾麦者，他们的面孔不断更迭，关于北平的消息也不时翻新、重复或者前后矛盾。我不知道那么多的谈论北平的人是不是都和北平有关，但我总有一种感觉，即使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北平，不知道北平，也一定和北平息息相关，从这一点看，北平确实和我的父亲有共通之处。本来，我不想把北平与父亲联系在一起，它太抽象了，我情愿父亲像一片麦茬地，就算没有一个麦穗儿可捡，也能给我不少偷懒和贪玩的借口啊。

我已记不清那是一九〇九年了。

如果不是偶然爬上阁楼，如果阁楼没有留出一个窗口，我的命

运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也许我会娶妻生子，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父亲。然而就在那年夏天，我的眼前突然一亮，一切都改变了。

在我的大书房里，除了摆在正中的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和一张床（它们和地板连为一体，牢牢固定着，一点不能挪动），屋里什么也看不到。墙壁是用一条条窄长的红木板材圈成的圆桶，连一尺厚的弧形房门也是墙壁的一部分，关上后根本找不到两边的门缝。这间桶屋就是我的大书房，所有的书都密封在墙壁内，只有推开房门，才能发现门两侧从下至上相互对应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各有十二扇小门，父亲所有的藏书都锁在里面，我要从最底层的“子门”读起，一直读到天花板下的“亥门”。首先要开启左门，右门会自动弹出第一本书，以后只有把读过的书放回左门，才会有—卷新书从右门弹出。

在大书房读书其实就是为了抄书。从我能拿动笔那天起，母亲就开始让我在小书房临写父亲《示子》诗的摹本，到我稍有记忆，她便毁掉了那个摹本，让我凭记忆背临。终于有一天，我的字酷似父亲的手迹了，母亲说：“好了，你可以进大书房了。”当时我几岁？我第一次随母亲走进正室，第一次见到了父亲的真迹，第一次看到那架竹梯，第一次登上二楼，高高的大书房让我激动了许久，站在阳台上，我看到了南方，看到了阳光下的树木，和掩映在绿阴里的屋角房脊。也是从那时起，每天的仪式开始了，每天三次，我必须不断地记起我父亲，一卷一卷地更新他留下的藏书。母亲说，每看完一卷书，都要重新抄录一遍，把旧书烧掉，把新书放回，这样才能保证藏书的完好，以便传之后人。为了把书抄好，母亲仍要我坚持临字，她并没在意我对读书早就倦怠了。

就在那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午后，我照例端坐在大书房，继续翻

看一本叫做《××主义》的小册子。本来我应该专心阅读那些传世经典,却不经意翻出了这本不起眼的小书,它没有编号,夹在父亲的第一八九三卷藏书中,很可能是作为书签使用的。父亲的所有藏书都没有书名,只有编号,并且全系父亲亲笔抄录,这本没有序号的小书却像所谓的印刷术,让我格外偏爱,读得尤其认真,让我失望的是,这本书辞句生硬不说,还有不少字词用朱笔涂掉了,在书的末尾,有一行蝇头小楷,曰:“此书题目不确,宜另拟。”我一眼就能看出是父亲的手笔,这本小书一经他读过,我就读不进去了,父亲像是故意设置了无形的障碍,我只能读能读到的东西,那些手抄藏书也一样。

翻完那本小书后,我慵懒地躺到床上,一块一块的红木天花板暗无光泽,虽然书桌上点着蜡烛,却不足以把书桌以外的地方照亮,大书房没有一扇窗户,从来都这样晦暗。闭上眼静了一会儿,我坐起来,想去翻阅第一八九三卷藏书,就在一侧身的刹那间,感到一丝亮光闪过,我揉揉眼,仔细看了看,发现偏北的天花板有一道缝隙,透着微弱的光。为了接近那块天花板我费了点心思,因为桌椅都不能移动,我只好把床下的宣纸搬出来,不得已马桶也派上了大用场,把它掣在宣纸上,再把叠好的铺盖掣在马桶上,我站在软绵的铺盖上,一伸手,就把那块天花板推开了,大书房霍然一亮。

我从那个洞口爬进去,原来上面是一间小阁楼,地板上到处都是散落的书页和手稿,是不是父亲留下的,向我透露什么隐密?我随手捡起一张,抖掉灰尘,上面的字也不见了,我随手把它扔掉,又拿起盖在下面那张没有灰尘的,也看不到什么,它们明明写满了文字,为什么一到我手里就成了白纸?我不敢再动那些纸张,就趴到地板上,看看究竟写了些什么。那些纸上确实都有字迹,可它们无

一例外都落满了灰尘,我不能触动它们,我沮丧极了,那些文字无论存在或消失,都难以阅读,谁能领会书写者最初的意图?

在那些“死去”的纸张下面,藏着一些可爱的小虫,它们略显惊慌,并不急于逃避,慢吞吞地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钻进去,便又一动不动了。在我家,几乎见不到蝴蝶、蜘蛛、花大姐、金壳郎这些小精灵,母亲不光把厨房、饭厅、小书房和她的卧室打扫得一尘不染,整日薰香不断,院子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除了两株高大的芍药,就是几丛艾蒿了。母亲不会让屋内出现蚊蝇蟑螂什么的,也不会让院子里飞来鸟雀或蠓虫,即便院墙外老槐树的根须不小心露出地面,长出叶子来,也肯定会被母亲一把拔掉。我曾经在芍药的叶片下捉住一只螳螂,母亲看见了,说:“把它扔掉。”我吓得手一哆嗦,螳螂掉在地上。母亲走过来,用她的三寸金莲,把螳螂碾进土里。我们的院子就是这样,不会少什么,也不会多出一点什么,父亲不在,母亲用她的勤勉保持了这个家原有的纯正。不过我还是喜欢艾蒿丛中藏着一点杂草,在早饭前散步时,我还会扒开芍药根部的泥土,看看有没有长长的蚯蚓。阁楼上的小虫为我带来了意外的快乐,我故意引导它们爬到我的手指上,再把手指一弯,小虫跌落下来,它们一般不会重重地摔到地板上,它们会迅速地吐出丝来在半空吊着,或者赶快张开翅膀飞到一旁。有的小虫在阁楼里盘旋一番,便飞走了——阁楼的北面有一个明亮的窗。

从窗口向外望去,我看到了北方,看到了无边的田野,和母亲以外的人,那些人影绰绰,是不是有一个就是我的父亲?我那么惊奇和疑惑,却不敢去询问母亲。

我已记不清那是一九〇九年了。

透过北窗，我看到麦子在迅速成熟，更多的人来到田间，看样子他们总在尽情嬉闹喧哗，多想听到他们说了些什么啊！可我只能在大书房模仿他们的神态，学着他们的口形，试验着吐出相应的声音，就像一个口吃的人在偷偷地自言自语，说着时断时续的话，时间长了，我似乎对每个字的发音都有一种不同的生理感受，只要看到说话者的唇吻变化，我马上就能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为了加以验证，一次下楼时，我故意塞上了耳朵，母亲每说一句话，我都重复一遍，问她是不是那样说的，母亲看出了我的反常，问我：“你怎么了？怎么老重复我的话？”我抑制着内心的激动，镇定地搪塞过去了。

以后的日子里，我的耳朵可以闲置不用，听觉就由眼睛代劳了。这样，虽然我只能远观北窗外人来人往，也如置身于他们当中，熟悉了他们的生活，体会到他们的心情，也约略知道了北平，可我始终没有得到父亲的消息，我们这个宅院也从来没有被他们提起，也许，我们是被大家遗忘了。

麦收时节，大书房内钻出一股恶臭之气，我还以为是马桶造成的，只得硬憋着，不在楼上方便，可那种气味还是日加严重，我一刻也不想在那儿待了，还是爬上阁楼吧，沉溺于北窗，和那些小虫为伴，尽可不去理会父亲的藏书。麦田由绿变黄，人们挥动镰刀，把麦子割走了，大地空寂无边，哪怕遗落一颗麦粒儿，也会有巨大的响声，吸引我的目光。我喜欢在单调乏味的野地上搜寻，毫无目的，可以放纵目光自由驰骋，把麦秸散落的余香聚拢到窗前。

我只顾遥望无尽的北方，却漠视了近前的一切，要不是有一天，一个紫衣女孩突然跑来，我可能仍然对那满树的苍黄毫无察觉，窗外的蝉鸣一天天寥落，一棵孤独的大桑树迅速枯朽了。

那一天，我看到麦茬地重被玉米覆盖，人们熟练地把多余的幼

苗连根拔掉，堆积在田垅、地头，经日头一烤，就糊了。有些人的脊背渗出白花花的一层盐，还有的起了一片燎泡，他们大都光头光脑的，还有人连上衣都懒得披。只有女孩子穿得体贴些，戴着草帽，她们把晒干的玉米苗收拢起来，打成捆，背回家中。

也许是我耽于捕捉北平的消息，丝毫没注意到那个紫衣女孩从哪儿跑来，当我收回疲惫的目光，才发觉一个惊魂甫定的紫衣女孩，正坐在大桑树下急急地喘息。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发现桑树的叶子全都黄了，好像唯独这一棵树在提前享受秋天。那个女孩背着一捆干玉米苗，不时扭头向树北面观望。不一会，她慌张地提起玉米捆儿，猫腰走进了桑树旁的洼地中。那块洼地不太大，蹲在正中最深的地方，在远处就看不到了。

紫衣女孩能躲避远处的追赶，却躲不开我的窥视，洼地中的一切我都看得清清楚楚，那里面干裂的地皮打着卷儿，有脱了青苔的砖石瓦片，还有煤碴炭灰、烂皮鞋帮。我看到她掩着鼻孔挪了挪位置，提起玉米捆儿，趴到洼地的岸沿，探头向外张望。我看到一个男人远去的背影，紫衣女孩像是故意跟他逗气，喊了一声：“爷——爷——”迅即趴下头去。那个男人转过身，没看到什么，又骂骂咧咧地走开了。女孩松了口气，重重地坐在玉米捆儿上。我发现，她胖乎乎的，两颊通红，双手按在膝盖上，两只脚来回搓着地，把打卷的地皮儿碾碎了，露出了下面的黄土。女孩低着头，像是在用心回味刚才的小把戏。忽然，她猛地跺了一下脚，腾起一团尘土，她站起来，拿了几棵玉米，走到洼地南边，我看到她用玉米叶包着，拎起了一只羽翼完好的死鸡，走出洼地，把它抛向东边的草丛中。在走向洼地的途中，女孩抬头望了望我家的院墙和阁楼，我忙闪到了一边，胸口扑通通直跳，她是不是注意到了我洞开的窗户？